

# 于堅：從泰戈爾訪華說起，如何以文常會友？

中新社昆明1月14日電 詩歌是一個民族語言特質體現最為透徹的形式。中國和印度這兩個比鄰而居的文明古國，人文交流歷史源遠流長。流傳至今的諸多佳話中，泰戈爾訪華便是一例。

剛剛過去的2024年是印度文學巨擘、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泰戈爾訪華一百週年。中新社「東西問」日前在雲南昆明專訪中國知名作家、詩人于堅，從泰戈爾訪華說起，探討如何以文常會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看待百餘年前的泰戈爾訪華，對中印文化交流有何意義？

于堅：1915年，陳獨秀翻譯泰戈爾的詩歌，在《青年雜誌》上刊登《吉檀迦利》的幾首譯詩，拉開了中國讀者閱讀泰戈爾詩歌的序幕。直至今日，泰戈爾的名字已如雷貫耳，很少有外國詩人在中國有這樣的影響力。

泰戈爾對中國心嚮往之，其祖父和父親都曾到訪中國。雖然自幼深受印度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學的影響，但泰戈爾在作品中常常流露出對中國文化的嚮往、對東方文明的敬仰。他認為，中國誕生過一些有大智慧的人物，兩國應該相互學習、相互借鑒。1924年，泰戈爾訪華，第一次演講時說，自己是「為求道而來」，「猶如一位敬香者，來向中國文化致敬」。

此次訪華交流，盛況空前，吸引了梁啟超、魯迅、徐志摩、林徽因、蔡元培、胡適、梅蘭芳等一眾名流。其中，泰戈爾與梁

啟超、徐志摩等人建立友誼。訪華後，泰戈爾與中國學人譚雲山創辦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成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話。

中國與印度都擁有燦爛的文明，文化交往源遠流長。18世紀，印度淪為英國殖民地。鴉片戰爭後，中國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兩國漸漸處於隔絕狀態，以往文化交流的黃金時代被遺忘。泰戈爾在來中國之前就說，此次訪問無關宗教與政治，目的是要恢復中斷已久的印中文化交流。

中新社記者：泰戈爾訪華時，中國社會正處於激烈變革中，對中西思想文化的地位爭論不休，泰戈爾為當時的中國社會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于堅：在泰戈爾所處的時代，大部分詩人崇尚的是未來主義。當時意大利詩人菲利浦·托馬索·馬裡內蒂(F. T. Marinetti)發表了未來主義宣言，讚美現代工業文明和科技，認為它們改變了傳統的時間與空間觀念，賦予世界「速度美」。他認為未來的文藝要反映現代機器文明、速度、力量與競爭，猛烈地批判傳統文化，甚至號召摧毀博物館、圖書館和大學。馬裡內蒂在世界上影響很大，許多詩人趨之若鶩，泰戈爾卻反其道而行。

泰戈爾用孟加拉語寫詩，也寫小說，畫畫、作曲，寫了72年。他創造的作品太多了，詩集52部，散文集50多本，12部長篇小說、100多篇短篇小說，還有大量歌曲……真可謂一條「恆河」。泰戈爾的詩是赤腳寫的，歌頌大地、故鄉、花朵、女人、愛情和神靈，他也關心底層農民。晚年的照片顯

示，他不僅是精神領袖，也是社會領袖，接見潮水般前來朝拜他的代表團。他不喜歡現代派。他揶揄同時代詩人艾略特、龐德等，視他們為惡作劇的頑童，他認為西方現代派詩歌是「無人參與的詩」。

在泰戈爾訪華前，中國爆發五四運動，部分人主張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甚至有人喊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泰戈爾來中國時，對詩人們說，「我親愛的中國朋友，你們不要去亂學西方，以免中華文化被物質所迫，瀕于危險之境。」他演講的那個禮堂現在還在南京東南大學內，我前年還去過。他的一些話，那個時代的詩人聽不懂，有人拂袖而去。

泰戈爾和甘地都投身到印度反殖民運動當中。甘地早期西裝革履，後來換上印度白袍，發起「手工紡織」運動，以此來喚醒印度人對自身文明文化的基因，希望保住古老的傳統和文化。十多年來，我三次前往印度，出版了長篇散文集《印度記》。當我行走在印度街頭，看到人們身著長袍、長裙和紗麗在風中飄蕩，大為感動。

對於我們自己的路，我認為要更深入地認識中華文化，回答「我們到底是誰」之問，片面地、極端地否定或「拿來」，最終祇會導致同質化，喪失「宅茲中國」的立足點。

中新社記者：您對泰戈爾的詩歌有何感受？

于堅：我青年時代，便受到泰戈爾影響。我最早寫詩是寫古體詩，非常喜歡王維

的《輞川集》。1973年我在昆明華山西路偶然買到一本泰戈爾的《飛鳥集》，「夏天的飛鳥，飛到我窗前唱歌，又飛去了……」「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他的詩就像一個詞語組成的花園，讀後感覺像是被閃電照亮。泰戈爾的詩歌與王維的詩作一樣能夠引發讀者對人生、自然和宇宙的思考。他們是一種世界觀。王維和泰戈爾都是我人生中最偉大的老師，未謀其面，深受其教。

中新社記者：中印應如何以文常會友？

于堅：印度曾經深刻影響了中國。我少年時，就對《西遊記》很感興趣。我後來到印度去，就是想看看玄奘到過的地方，誕生了泰戈爾的地方。文化在國與國交往中發揮著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作用，雲南處在亞洲文化十字路口，過去大理的三月街，常有印度的商人、僧人騎著大象來訪。昆明有條街叫象眼街，印度人來了就把大象拴在那裡。現在交流還在繼續，比如《滇池文學》雜誌一年一度的滇池文學獎，評選的作家遍及東南亞。作為雲南師範大學創辦的西南聯大國際文學節主席，我也在第三屆時邀請三位印度詩人參與。其間，我們在大學、書店各自朗誦自己的詩歌，深受讀者 and 同學歡迎。在昆明東方書店那次，可謂座無虛席、水洩不通，我們也交流了對中國道家思想的想法。印度詩人回去後在印度報紙上發表文章，讚揚昆明。中印都是古老的東方文明，這使我們更容易親近。那次交流對我真是受益匪淺。

者、參與者和見證者，您如何向全球介紹一個更加真實、全面、生動的中國？

潘維廉：如果瞭解歷史，就知道中國人很會遠慮，敢于實現別人不敢嘗試的目標。但起初我認為巨變的發生需要40年至50年，我們這一代人通過「種樹」讓子孫後代可以「享受樹蔭」。但出乎意料的是，僅十幾年後，自己就成為「享受樹蔭」的人。

全球在很多方面都應向中國學習。過去幾十年裡，我研究中國歷史，走遍中國大約20萬公里，盡我所能通過書籍、文章、講座、社交媒體和電視節目向外國人講述中國的故事。與此同時，我也看到，同樣需要更好地向中國人講述中國自己的故事。

在向「老外」或「老內」講述中國故事時，我從自己的錯誤中汲取了一些教訓。

不要對抗。當我發現中國與西方想像的完全不同時，我立即給親友寫信，指出他們對中國的認知是錯的，但這隻會激怒他們。因此我不再試圖駁斥西方的錯誤觀念，而是寫普通中國人的生活，用幽默打破僵局。半年內，超過500人閱讀、抄寫我的信，甚至小孩子也來信問我中國兒童的生活、學習和玩耍。

和而不同。這是講述中國故事的關鍵，美國人和中國人有很多相通之處，都是夢想家，對美好生活和更加光明的未來充滿嚮往。我專注于講述美國人能理解甚至尊重和欽佩的故事，一旦他們看到與中國人的共性，就能更好地接受和尊重差異，共同向世界展示「和而不同」的理念。

個性可感。比如在談論共建「一帶一路」時，我提到我的小兒子和他的妻子以及三個孩子在非洲做志願醫療工作，還分享了我在非洲朋友的生活如何因中國而改變，大家很感興趣。

中新社記者：您對中美關係的良性發展，以及雙方在人文和教育方面的交流合作有何建議？

潘維廉：我一直鼓勵美國年輕人到中國度過「間隔年」(Gap Year)。我告訴他們，無論職業規劃如何，在當今世界，僅英文和中文都是一筆巨大的財富。如果他們熱愛中國，就應該來看看；如果他們害怕或不喜歡中國，更應該來看看。但以我的經驗來看，一旦你瞭解中國，就會發現其並非敵人，而是朋友。對我來說則不僅是朋友，更是家人。

我們需要更多面對面、心與心的交流。

# 世界如何讀懂中國？

## ——專訪廈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OneMBA項目學術委員會主任潘維廉

中新社廈門1月13日電 「打開心扉，擁抱過就有了默契。放下偏見，太平洋就不算距離。家鄉的信中寫下你的中國，字裡行間讀得出你的深情。遙遠來、永久住、深刻愛，我們都喜歡你這種不見外。」

為什麼一位美國人能感動中國？這段頒獎詞給出答案。

作為廈門大學外籍教授，潘維廉(William N. Brown)自1988年起在廈門生活了30多年。他怎樣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又如何讀懂中國進而向世界介紹中國？近日，潘維廉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進行解答。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為何會成為福建省第一位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永久居留身份證」的外國人？

潘維廉：這是一種緣分。1987年9月，我賣掉自己的公司，專心撰寫博士論文。次年，我得知廈門大學有個開展對外漢語教育的海外學院，並且可為外國留學生及其家屬

提供住宿，我便帶著妻子蘇珊和兩個孩子來到這裡。

在廈門大學學習中文兩個月後，學校邀請我教授商業課程，我多次拒絕後同意祇教一年，之後又教第二年。到了第三年，已經不需要別人說服我了。基于中國的歷史，我相信中國與過去五百年裡的其他大國不同，也變得與過去的中國不同，中國將進一步改革開放，和平發展，這使商業和MBA學科對中國來說非常重要。

為證明自己看好中國發展前景、堅持留在中國的決心，我四次申請永久居留權，在1992年成為福建省首位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永久居留身份證」的外國人。

今天，我很感激緣分帶我和家人來到這個美麗的海島花園。

中新社記者：您曾在1993至1994年和2019年兩次自駕遊中國，感受有何不同？

潘維廉：到廈門幾個月後，我開始探索、瞭解中國農村。1993年，為了更全面瞭解中國的發展情況，既瞭解沿海地區的發展

情況，也瞭解內陸地區的情況，我買了一輛麵包車，載著妻子和兒子探索中國。我們從廈門大學出發，走過福建、廣東、海南、廣西、湖南、江西，行程超過一萬公里。1994年，我們又歷時三個月行駛了四萬公里，到達內蒙古、青海和西藏，最後穿過華南和華中地區回到廈門。

我們途經的一些偏遠地區很貧窮，但中國人很樂觀，他們的生活從未這樣好過，國家穩定安全。我所到之處，發現人們都堅信「要想富先修路」，這讓即使處在最偏遠地區的人也能抓住中國改善和發展基礎設施的機遇。

2001年11月，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為我頒發「福建省榮譽公民」證書。我們談起如何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他鼓勵我寫更多的書。2019年，我把自己的新書《我不見外——老潘的中國來信》寄給習近平主席，並附上一封信，感謝他鼓勵我繼續寫作，沒想到習近平主席會給我回信。

習近平主席在回信中表示，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見證者，這些年你熱情地為廈門、為福建代言，向世界講述真實的中國故事，這種「不見外」我很讚賞。我相信，你將會見證一個更加繁榮進步、幸福美好的中國，一個更多造福世界和人類的中國，你筆下的中國故事也一定會更精彩。

因此，2019年夏天，我決定再次環遊中國。得益於各地新建了公路、橋樑和隧道，這次僅用了32天，路程縮短至兩萬公里。我對中國在25年裡各方面發生的變化感到震驚，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如此迅速地改變這麼多人的生活。

中國為改善少數民族生活所做的努力尤其讓我感動。在大多數國家，少數民族都面臨不利條件，但中國不遺餘力地為他們改善生活水平、提高教育水平，使他們參與管理和改善自己的地區。由于高速公路和互聯網的聯通，偏遠村莊的藏族人也開始從事電子商務。

中新社記者：作為中國蓬勃發展的親歷

# 訃告

<p><b>施遠生</b> (晉江衙口村) 逝世於元月十二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3-ORCHID) 靈堂 出殯於元月廿一日上午十一時</p>	<p><b>邱蔡秀卿</b> (石獅市錦尚鎮西港村) 逝世於元月十三日 現設靈於西港村震國派中層房祖廳 出殯於元月廿一日上午七時三十分</p>
<p><b>黃明水</b> (南安羅東潭溪村金果頭) 逝世於元月十三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7-ANTHURIUM) 靈堂 出殯於元月十七日上午六時三十分</p>	<p><b>陳岱煜</b> (晉江市深滬鎮南春村) 逝世於元月十三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 靈堂 出殯於元月廿一日上午六時</p>

二〇二五年一月十七日

**陳岱煜家屬泣啟**  
(故僑商陳子良三男)

# 聞

未亡人吳白雙

不孝男應鞏

長女利靜

次女利洋

胞兄陳勁松

胞姐陳崢嶸

護喪期服胞兄陳「文革」

顯考陳府君諱岱煜(晉江市深滬鎮南春村) 慟於二〇二五年一月十三日晚上九時零五分，歲次甲辰年十二月初四日亥時，逝世於聖路斯醫療中心，距生於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歲次辛亥年十二月十三日卯時，享壽五十四齡。孝眷隨侍在側，親視含殮，即日遵禮成服，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 靈堂，擇訂一月廿一日(星期二)上午六時出殯安葬於甲美地岷里拉紀念墓園。哀此訃

二〇二五年一月十七日

**莊建南美娜 捐青陽震福**

# 訃告

莊建南美娜 捐青陽震福

莊建南美娜 捐青陽希信

菲律賓青陽震福聯誼會訊：本會宗親建南美娜賢昆玉令先慈莊府施太夫人諡淑惠，不幸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逝世，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其哲嗣秉承庭訓，哀痛之餘不忘公益，特捐獻菲幣五千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謹藉報端表揚其仁風義舉，並表謝意。

菲華青商會訊：本會經貿主任蔡再響令先堂蔡施雪吟女士不幸于逝世，哲人其萎，軫悼同深。蔡再響先生素熱心社會公益，事親至孝，守制期間，不忘慈善，特捐本會菲幣五萬元，充作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借報端申謝，以揚仁風。

菲律賓青陽希信聯誼會訊：本會宗親建南、美娜宗先生賢昆玉令先慈莊府施太夫人諡淑惠不幸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逝世，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其哲嗣秉承庭訓，哀痛之餘，不忘公益，特捐獻菲幣五千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謹藉報端表揚其仁風義舉，並表謝意。